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特克斯·名家散文 / 努尔加克编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16.1

(八卦城文丛)

ISBN 978-7-228-19112-3

I. ①特… II. ①努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18649号

丛书策划: 李颖超

责任编辑: 李颖超

装帧设计: 雅集书坊/王瑛



特克斯·名家散文

主 编 努尔加克·买提别克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
邮 编 830001
发 行 新疆新华书店
制 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
印 刷 乌鲁木齐市科恒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 15
字 数 170千字
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-3000册
定 价 38.00元

【八卦城文丛】

《特克斯·名家散文》编委会

编委会主任：努尔加克·买提别克

编委会副主任：巴音

杨新江

编委：白云逸

谷明江

刘星群

刘灵波

刘敏

目录

- 1/ 伊犁夏日的四天经历 周 涛
- 16/ 仲夏伊犁走笔,或黑走马 汗 漫
- 32/ 融入野地 王雁翎
- 38/ 喀拉峻:关于风景的随笔 卢一萍
- 45/ 特克斯(组章) 亚 楠
- 58/ 特克斯之恋 离 离
- 61/ 天边草原喀拉峻 熊红久
- 70/ 特克斯老人 觉罗康林
- 84/ 喀拉峻 远 人
- 91/ 特克斯二题 苏洪波
- 97/ 女巴克斯 南 子
- 112/ 我可以爱你吗,特克斯? 苏兰朵
- 115/ 关于特克斯 马康健
- 122/ 特克斯——神的后花园 李颖超
- 145/ 六月喀拉峻 程 静
- 151/ 特克斯走笔 毕 亮

- 167/ 回望特克斯 雪 漪
- 170/ 从伊宁的街到特克斯的城 黄永健
- 181/ 特克斯的色彩与浮光 李佩红
- 187/ 遇到喀拉峻 吉 尔
- 192/ 在特克斯的两天 朱夏妮
- 196/ 解密特克斯八卦城 赵剑尘
- 210/ 特克斯未眠 荣岳霞
- 212/ 邂逅喀拉峻 李小寅
- 215/ 明月、星光和大地 洪 放
- 218/ 特克斯之梦 丁 梦
- 223/ 诗意·特克斯 刘蕴慧
- 227/ 特克斯抒情 乔书彦
- 231/ 在特克斯 赵大海
- 235/ 特克斯的河流 吕 煊

周 涛

祖籍山西,中国著名诗人、散文家。文学创作一级。
1996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、散文集奖,三次获解放军全军文艺奖。

伊犁夏日的四天经历

—

六月的一天,我坐在自家的小院里消夏乘凉。六年前手栽的葡萄早已浓荫蔽日,藤椅四围一藤桌,桌上一盒芙蓉王,一壶碧螺春。我正悠然自得之际,来了两个人。一个是我新近出的一本书的女编辑超女,一个是为我的这本书作插图的男画家谷雨。这两个人都很熟,相识都在二十年以上,于是就招呼着不进屋了,坐在院里,端出一盘子鲜杏、蟠桃,一盘刚切开的西瓜,边吃边聊。新疆人嘛,夏天就是这一套,随便,舒服。超女是伊犁人,肤白,身形窈窕,20世纪90年代初见面,给了我个评价叫“玉树临风”,当时我已四十

六岁，彼十九岁，这评语让我高兴了一下，认为彼有慧眼，男人怎么样，全靠女人量。之后不久，超女给我寄赠一支德国大号红色金笔，说是她叔叔从国外送给她的心爱之物，赠送给我去写大作品。我用这支笔写了十三万字的《游牧长城》，写完，圆的笔头磨成了刀片，我又寄还给她，说留做纪念吧。

谷雨君，二十年前是个人称“金童”的小伙子，白净俊美，有一双儿童般好奇的大眼睛。一晃二十年过去了，竟然变得骨骼健壮，形同牛仔，一脸粗犷茂密的络腮胡子，男子气十足，全没有了金童味道。这两个人来，我当然高兴，闲聊之间，引出了话题。“周先生小院虽好，夏日间想不想出去转转？”我说我老了，懒得动弹了，去年去了塔城，今年不知道去哪里好。

“去伊犁吧，伊犁朋友欢迎你去。我们俩当你的秘书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哇！伊犁已有十年没去了。”

二

十年没去了，伊犁别来无恙乎？伊犁河风貌风采依然乎？

自从1972年离开了伊犁巩乃斯草原的那个陆军七师的农场，去了南疆的喀什，重回乌鲁木齐故地之后，三十多年间我曾经至少五次重访伊犁。在记忆中，它们相互重叠，一片混乱。只有伊犁的山河是异常清晰的背景，而人物、时间、经历却好像多次马蹄杂沓的地面，除了一些细节，全都模糊不清了。

坐在火车的车厢里，我忽然想起20世纪70年代末在一首诗里说过的大话，“伊犁河是我的河”，话大了，凭什么呀？你对伊犁有多少深入了解？你和伊犁河又有多少血泪联系？这么敢吹，会让多少伊犁人笑掉大牙！

但是伊犁人——据我所知，没有嘲笑，更没有笑掉大牙，而是微笑着颌首认同了。他们愿意让更多的人拥有这条异样美好的河！

就这样，伊犁，我又来了。我认为你应该记得我，记得我年少轻狂时说过的
大话，记得我在你美丽的土地上流下的汗水，还记得我几十年来从对你的
记忆中榨取的无数文字——仅只生活了一年，伊犁，我书写了你一生一世。

三

从乌鲁木齐到伊宁的火车，我是头一次坐。晚十一点开车，睡一夜，第二
天早晨到。火车站台上，伊犁的朋友已经来接，州旅游局的书记董永昌拉我
们一行先吃了一顿扎实可口的早餐，然后驱车直奔特克斯县。

特克斯县镜子女士，四十几岁，中等身材，面容微瘦，素面。脸上染着长
年风吹日晒的浅淡户外色，表情含蓄，眼神有亲和力。镜子女士给我留下的
初次印象非常好，头脑清楚，平稳大方，朴素低调，是那种干实事不张扬的
人。中国的女性中的优秀者，比之男性更具有韧性和胸怀，是足以顶起半边
天乃至大半边天的。那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底色和本质是明显具有母性特质
的。如果说有什么“中国特色”，那就是中华文明千年以来形成的包容，容
纳，吸收，保守，主张和谐，反对暴力，以柔克刚，以让求进……这是水的文
明，也是月的文明，它不是那种充满阳刚之气的雄狮秃鹰式的进攻性的文
明，这一点是儒教文化与基督教、伊斯兰教文明截然不同的区分。东方文明
是以女性的眼睛看世界，西方文明则是以男性的眼光看世界。东西方间
几百年的文明冲突，正在这里。但是，未来的文明——假如还有未来的
话——人类的文明必是更趋于女性化的，男性社会的诸多特征将淡化。这
是我的一个预言，虽然我不能看到那一天。

我对镜子说：“我认为当今世界上有三个卓越的女性，三个都出在
东方。”

她平静地望着我，不说话。我说：“一个是韩国总统朴槿惠，一个是缅甸

的昂山素季,一个是泰国的英拉,相比之下,英拉可能弱了一点,但是她太漂亮了,只好算一个。依我看,这三个都远比希拉里强得多!”

三个如此卓越,两个堪称伟大的女性都出在东方,都出在儒教文化圈,说明了什么?这难道是偶然的吗?这已经不是暗示,而是明白地告诉人们,一个全新的、具有明显女性特征的人类文明阶段已经萌芽了。孕育这个文明的东方文化为此默默地准备了两千年。也许更长。

四

特克斯在下雨,雨还不小。

某君说:“你一来把雨也带来了。”

我说,是啊,谁叫我名字带水呢!到广州下雨不奇,到和田下雨有点奇吧?朱海仑那时是和田地委书记,就说你一来就下雨了,前一场雨是胡总书记来时下的。我给朱海仑说,老天爷有时也弄不清大小,一听都带涛,就下吧。

既是雨天,又是文人,下午就舞文弄墨吧。楼上是一宽敞明亮的展厅,铺展开笔墨纸砚,书法谈不上,写字还会。所谓书法这个东西,和文学一样,谁都觉得自己的好,能看出自己的不好处的,才配叫作书法家。比如去世不久的大才子张贤亮先生吧,小说领一时风骚,人也领一时风流,临了偏要给自己戴一顶“书法家”的帽子。戴那个帽子干什么?能增加分量吗?要我看,他什么都行,小说厉害,生意会做,人也长得帅,就是书法不咋样,可是他稀罕。这一条,看出他的“小”来。人家毛润之、朱玉阶怎么不说自己是书法家?人家气场大,胸襟大,连诗人都不提,何况书法家了。这一比,就是文艺家和政治家的区别了,你文艺家再能,总会露出格局上的“小”来。

闲话说着,提笔蘸墨,写!

先写了一幅“读尽山河”。似乎笔墨流畅，一气呵成。

然后想了想，想了八个字概括伊犁“河流大野，松满山冈”。似乎有些气态酣畅，气势昂扬。

又写了一幅在车上闲聊时的两句话，叫作“宁肯才不压众，一定德不输人”。好不好，都是原创，还是即兴。我当然不会写什么“惠风和畅”，什么“厚德载物”，什么“天道酬勤”。人家的话让人家自己写，你凭什么拿来送人？书法若是称“家”，必得有文，无文只是写字匠，看今天有几个不是？

正在这时，镜子走近来，手里捧着手机有点怯生生地说：“我写了一首诗，周老师能不能写一幅？”

“啊呀，”我叫道，“你可是会给我出难题呀！字少还可以糊弄人，这么一首七绝，我还从没写过，试试吧。”

我看她手机，里面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：细雨微岸风轻漪，乌云淡影花避人。柴门细烛灶上酒，梦里天街几时游？

女人的心思，不容易懂。前两句写景，还能明白，后两句呢？“梦里天街”又是什么呢？真是一首女人的诗，无唐诗风，有宋词气。

提笔去写，竟然字迹细弱如柳，随风摇曳生姿，二十八个字摆在一张宣纸上，恰似一群宋朝女子雨中自田埂上款款行来，我是从未写过这种字，奇了。最后落款“周涛书 乙未夏于特克斯”。

隔了两天，同行某君发来一条微信，虽有溢美，也见真情，现录如下：“用心品读周涛老师在特克斯写下的几幅字，眼前总是他写字的神态和狂放率真的性情，再想读过的他的文字，我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‘放心’与‘轻松’：周涛果然是‘真的’！他的字，有技艺高下的判别，但仅有技艺是不够的。这里面有一种如时间一般恒久的东西，那是‘生猛，雄绝，痛快’又带着‘时间风蚀之痕’的精神与意念，令人敬仰而难忘。我必须说，周涛是有‘资格’这样

写且写出这样的字的!”

五

可能久违了啊,喀拉峻草原!位于特克斯县的这座空中立体草原,据说是世界上最美最壮丽的草原之一。站在这山顶上,莽莽荡荡的山野和草原,一望无边空阔。镜子问我:“周老师是第一次来特克斯吗?”

“来过,”我说,“上一次是1979年夏天。这次是第二次,中间隔了三十多年。”

“那次有个公社书记叫赵北,是和我一个院里长大的朋友,我们俩带了一个哈萨克武装干事,他背着枪,三人三骑在草原上游荡了三天,好像就是喀拉峻,记不清了。夜宿毡房牧人家,白天策马草原上,过了三天真正的马背生活。一路上,那个武装干事一直远远地跟着我们,五十米开外,避免听我们谈话。只有夜宿毡房时,他才出面联络,帮我们安顿马匹。他叫什么名字?也忘了。”赵北九年前去世了。想不通啊,那么壮实的人,怎么就没了呢?他父亲赵森当过区委书记,后来官至副厅。他也是当过公社书记官至副厅,真是巧得很。

这就是我和特克斯这个地方过去唯一的联系,现在这个人不在,但是特克斯还在。我为他遗憾的是,他在这里工作,在这里任职,却没有留下让人们难以忘怀的印象。

晚上回到县委招待所,这个招待所真是不一般,建在沿特克斯河一岸浓密的丛林深处。如不坐车深入进去,根本看不见有房子。茂密的树林,红桦林,中间还有一条河,河水清灰,水流充沛,可能是从特克斯河分流过来的。过了小桥,雨越下得大了,镜子说:“周老师以后写大东西,可以住这里。”

我说:“这地方环境太好了,这应该是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作家写东西的地

方，一不留神就能看见他从这个树丛边走过来，拄着手杖。”

六

“我是一个喜欢马的人，爱马，骑马，写了一辈子马，却没有去过因马而闻名的昭苏县。”我这么一说，某君马上会意：“昭苏离特克斯五六十公里，顺路，咱们明天就走昭苏。”

从伊宁到特克斯到昭苏，这一路上，车外近景变幻，先是数不清的葡萄田，然后是一望无边的薰衣草，昭苏这边，则是金黄金黄的油菜花。远景一律是山冈黑绿，牧野青灰，湿地上有天鹅、黑鹤，天空中有白云苍狗……昭苏啊，你这十万天马的故乡，骏马的天然牧场，龙驹的生养地，人类冷兵器时代的速度保障供给基地……当然，骑士和英雄也在这块土地上层出不穷。他们不是武松、鲁智深式的行者，而是和骏马融为一体的，结合了两种生命蛮力的强悍骑手。这些人作为牧人是憨厚勤劳的，但是作为战士则是冷酷凶残的，他们像狼一样吃肉，也像宰羊那样毫不怜悯地砍杀人类。他们把骏马称为“角勒阿”，把另一种快走马称为“角力斯”，马在他们眼里不是一种泛称的畜生，而是具体的、个个不同的、需要逐步了解和熟悉的伙伴，就像一位班主任对全班每个同学的看法那样。但是这些强壮的人也会老，还会死。不管是步行者还是游牧者，是吃粮食还是吃肉，有一个共同是永恒不变的，大家都是人。

毫无疑问，伊犁是一片伟大的河谷，一个硕果仅存的伊甸园。它湿润温暖，草木繁茂，河流蜿蜒。冬天它有齐腰深的厚雪，就像一床从天上扔下来的大棉被，把万千种生命藏纳在身下。夏天它看似晴朗的悠悠云朵中，往往暗含着意想不到的、突如其来的雷暴雨，竟能使在天空盘旋的苍鹰来不及躲闪而被大雨击落在泥泞的地上。春天它是花的原野、花的山冈，它的花看起

来比草还多,树上是杏花、桃花,苹果花开雀舌香,李子花开白如雪;地上是野玫瑰、薰衣草、红罂粟,数不清它有多少种。秋天它落叶为金,挂果为宝,家家都有果园,没有果园不成人家,整片山谷都是果树,它还是苹果的故乡。

这样的地方难道还不是伊甸园吗?

毫无疑问,伊犁是中国的伊甸园。特克斯的喀拉峻是,昭苏的夏塔是,新源的那拉提是,巩留的库尔德宁是,尼勒克的唐布拉是,还有很多,都是。

七

没有想到,到了昭苏首先受到震撼的,并不是马,而是一个叫作“知青纪念馆”的地方。董永昌说:“中午咱们在那儿吃饭,顺便参观一下那个纪念馆。”我心里暗自嘀咕:“知青的事有什么好纪念的?现在有谁还会关心这个?”但我没说出口。

到了纪念馆门口,一下车,我就乐了。大门外边摆着一台那个时代的醒目标志——一台破旧的嘎斯69汽车。它风尘仆仆,身残精神在,仿佛从20世纪70年代刚刚驶过来停在那里。我没想到它能对我的心灵产生那么明显的冲击,猛一见它,眼泪差点儿出来。如遇故人,如抚旧物,已经有将近半个世纪没见面了,就像大白天见了去世多年的亲友一样,催人泪下啊!

再进院门,当院的空场上摆着旧解放卡车,一台旧拖拉机,一台旧收割机,还有一辆旧毛驴车。斑驳的土墙上,当年的宣传画和标语口号还在。土房子里一切按照原样原物摆设,煤油灯,小炕桌,桌上有各种版本的《毛泽东选集》《毛主席语录》,还有一本石一歌的《鲁迅的战斗精神》。真是还原了、保留了那个时代。

董永昌告诉我说,现任的自治区党委常委、宣传部长李学军是昭苏知青,当年就在这里。他有一次到伊犁,听说这个纪念馆,跑来看。一进这间当年

住过的旧屋子，屏退左右，独自在屋里待了很久……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，这屋里的一切——包括气味、光线，都和我在巩乃斯河边的那个农场完全神似。我只觉得一下穿过了时光隧道，重返四十多年前的青年时代，恍然如梦，百感交集，悲欣苦涩，鼻子发酸，真想独自痛哭一场……我不是怀念那个时代，而是哀伤自己生命里的那一段酸辛，就像侥幸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出来的犹太人一样。

八

我们一行没进县城就直奔了夏塔风景区，夏塔大约海拔两千米，遗世独立，风姿冷艳。它好像深知自己的美丽却拒绝世俗观赏，只等着两三知己才掀起面纱一露真容。那天晚上，下起了大雨，近山耸峙，松林如同蘸了浓墨的笔，意欲在山峰和天空之间画一幅水墨，却又踌躇未决，未敢轻易动笔。就那么饱蘸着、淋漓着，一任滂沱豪雨洗它的面容。

过了一阵，骤雨初歇，推窗望出去，呀，夏塔露出真容了！两山之间，一大块狭长的云雾正停泊得恰到好处，一动不动，好像在等人拍照。与这块云雾拉开一些距离但又不远处，竟然圆圆亮亮地挂着一轮明月！这一切景象都正好装进窗户里，就完成了一幅已经装框的画作。水墨画？水墨似乎没有这么厚重；油画？油画应该没有这种墨分五色的效果。浓的夜色，黑黢黢矗立的山峰，被雨浇湿的松林和草野，只被一盏路灯似的明月一照，夏塔的真容便坦然呈现了，它令人一睹芳容便难忘怀。一幅好画它不会令人发狂，它的力量只是让人难忘。它永远不会产生类似演唱会、足球赛那种万众疯狂的效果，真正的艺术唤不起大众的共鸣，它只是分别向一些单个的心灵渗透，渗得很深很深，一直渗透时间和历史……

夏塔的夏天夜晚不是凉快，是冷。穿一件薄毛衣正好，而晚上睡觉时，还

得打开电热毯。

第二天上车的时候,正好遇见几个从宾馆出来的老太太,衣着合时,面貌清爽,满头白发,都在七旬以上,举止得体。看过去以为是侨胞或港台的,一问,人家说是“从沈阳来的”。我不由得高声说道:“从鸡头跑到鸡尾巴尖上了,不简单啊!”我打心眼儿里为她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高兴,这不都是中国人吗?中国人怎么没礼貌了?很有礼貌。中国人怎么没教养了?我看很有教养。一些不怀好意的东西这些年没少写糟蹋中国人的文章,什么说话嗓门大了,飞机上不读书了,购物狂了,好像一时间全人类都看不惯中国人了。那好,过去中国人不敢说话的时候,买不起任何东西的时候,全国只能读一本领袖语录的时候,他们怎么不说看不惯?现在我们刚刚活得像人了,口袋里有几个钱了,可以周游世界了,他们反倒看着生气,处处堵心。

这些所谓看不惯的文章是什么人写的?

不管他是谁,一言以蔽之:都是些王八蛋!

九

返回昭苏县城的路上,昭苏不但下雨,而且据说还发洪水了。中途,我们一行到了赛马场,那里正举办一个全国性的赛马活动。赛马场建得相当宏伟,可容纳八千观众,设施相当完善,赛场的跑道上铺了一层厚沙土,一些热身的骑手正在上面遛马。

马都是好马,都是汉武帝当年梦寐以求的宝马。北京大学已经过世的老教授孙毓棠先生年轻时写过一首长诗《宝马》,精彩绝伦,论者称“八百行长诗如七宝楼台,镶金砌玉,无一处不精美”。写的就是这件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浪漫事,为马发动的战争,那是汉武帝的“中国梦”。

现在这些马正在我们眼前轻快地展示着身姿,阿拉伯马身上有青点,鬃

尾茂密,性情急躁。纯血的英国马颈长身长,步伐上带着那么一股英国的乡绅气。一匹美国的黑马,让人觉得有盎格鲁撒克逊与黑人混血后的气息。昭苏马没有那么高大,但是细颈长腿,身材匀称,有一种在自己领地里的自信与安详。这些马终于远离了为人类的争斗而卖命、惨死的可怕战场,还原为它们自己——世间真正的尤物。

我不认为有什么人能比它们更美,它们不施粉黛,连衣裙也不用穿,骨骼的匀称健美,筋肉皮毛的隐隐张力和光泽,眼神的聪慧和教养,鼻梁的光滑和嘴唇的湿润……它裸露呈现的,都是那么自在天然。它永远都处在似懂非懂之间,把握在“知”与“不知”的临界点。它是永远的儿童,也是训练有素的战士,还是任劳任怨的农夫、车夫,一生仅靠吃草就永不停歇地奔跑者……骏马陪伴着人类,直到有一天扑通一下累倒在地。

马这个尤物的确是完美的,如果有什么完美的生物,那就是马——大自然赠送给人类的厚礼和爱人。

我一生都没有得到一匹马,这真是让我遗憾。我们今天的生活离这些尤物是越来越远了,谁也没办法在十九层楼上养一匹马,然后每天早晨牵它坐电梯下去,骑着它到公园的水边去饮它……马的家在草原,在伊犁河谷,它们和大自然相依为命,在那里,它们是主人和迎风而立的庞然大物。所以,我不认为有什么人能比它们更美。

十

伊宁的意思就是,她很宁静。

每一次来到这条充满异样情调的街道时,我都觉得像是走进了一个久违的梦境。哪怕是太阳当头朗照,我仍然有那种如梦的恍惚迷离。“这难道是真的吗?”我会这样想,世上哪里会有如此契合你心中梦想的地方呢?云南